



治印云冈壮景

王情华



凿石开山



因岩结构



烟寺相望



林渊锦镜

“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这是北魏地理学家酈道元在《水经注》中对云冈石窟的记载，也是今人说起此处世界文化遗产时往往要引用的文献。1500多年前的岩石上的杰作与不朽文字共同建构了一个传之后世的伟大奇观，吸引了无数人用文学、书法、摄影、舞蹈、影视等各种方式去呈现她的美。

在我心中，云冈石窟一直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美妙世界。大佛的恢宏壮观，佛龕的精致有序，洞窟的华丽雕饰，彩绘的绚丽夺目……热烈而祥和，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人间胜境。

篆刻，同样是石头上的艺术，诗、书、画结合，至今已有 3000 多年的历史。2009年，中国篆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学习书法和篆刻以来，观瞻品读云冈石窟，更让我对 1500 多年前工匠和艺术家们创作的石刻艺术由衷敬佩。一个创作念头也催促我去实践和探索——刻一组有关云冈石窟的篆刻作品。

印稿设计是重中之重，根据字型结构，笔画穿插，来平稳布局。设计了几稿，感觉平平。拿出常常翻看学习的《王福庵麋研斋印存》《福庵印缀》《陈巨来安持精舍印集》和《中国历代印风系列》认真读印，逐一寻找创作灵感。

“凿石开山”，“凿石”占印面右半边，“开山”占印面左半边，分成两个词来设计，印面右上角的“凿”字与印面左下角的“山”字拉长相呼应，发现石字压得太扁，重新调整了“凿”字的大小，还是不满意。如果只是根据字型来设计，表达不出更深的情感。为了更好地了解佛教历史和思想，了解云冈石窟，我又阅读了《大同府志·寺观》和《魏书·释

老志》，希望得到一些启发。

关于云冈石窟的开凿，《魏书·释老志》中记载：“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是对云冈石窟早期的昙曜五窟（第16—20窟）的描述，也正是由此拉开了云冈石窟开凿历史的大幕。

翻开《中国大同雕塑全集·云冈石窟雕刻卷》，犹如置身云冈石窟，寻找凿石开山的位置。选定自然断崖或较好的凿窟位置后，首先要“斩山”，就是将山崖坡体削平，形成峭壁，然后开始开凿洞窟，凿出主要造像的雏形，之后再精雕细琢。凿面很大，“凿”字的设计应拉长，占印面一半，像“斩山”一样，体现开山的气势与场面的宏大，篆刻刀法上用浙派的切刀来表达古代工匠手拿工具凿石的场景。用王福庵的风格设计此白文印，疏能走马，密不透风，强化疏密关系，使印面白块与红块对比强烈。“因岩结构”指的是在石窟外接建木构建筑即窟檐，比如第7、8窟。对于“因岩结构”，也按照木构屋顶横平竖直错

落有致来设计字型，用白文来表达它的稳定性。

昙曜五窟、第5窟及13窟中主尊造像可谓“真容巨壮”。对于“真容巨壮”这个内容，我深感心有余力不足，感觉怎样都无法表现出大佛造像之壮观，只好让“巨壮”二字留白大些，以示壮阔。“真容”二字，线与线之间距离平均，排列有序，似佛龕里一尊尊佛像，有序而庄严。而“世法所希”用元朱文的柔美来表现，设计成长方形，把字型拉长，文字更加舒展，线条更加流畅，整体顺畅飘逸。

近些年的考古发掘，印证了《水经注》描写云冈石窟当年“山堂水殿，烟寺相望”的恢宏气象。“山堂水殿”这四字的设计用陈巨来的满白文风格，线条饱满爽利，整体简约、干净、明朗。“山”字与“水”字笔画较少，笔画与笔画之间距离放远，让这山水对望，一诉千年美好。“烟寺相望”按照王福庵的元朱文风格来设计，“烟”字的设计一部分做借边处理，表达烟的缥缈，与“望”字相呼应；“相”字右半边的“目”向右倾斜，有一种动态之美，美好平和的景象显现在脑海中。

而“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已然就

在眼前。“林渊”二字突出竖笔，“锦镜”二字突出横笔，有一种错落之美。“缀目新眺”用朱文设计，虽然印面是四字均分，感觉更突出了“目”字之大，就让这双明目走进历史，走进云冈，尽情感受它的魅力。

所有的答案都已找到，我要选择最美丽的石头来表达出我心中的圣境云冈。老碯石在众多的章料中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石头，它的颜色以红、黄、白为主，石性稳定，颜色自然。我选用了纯度较高的红色和白色印石来治印。它的质地细腻温润，在篆刻过程中，刀感绵柔，很好运刀，使得线条可以更好地表达心中所想。

重新设计印稿，刀石碰撞，眼里心中，得乎自然，我享受这美好时刻，不知道当时雕刻佛传故事的工匠们是不是也曾沉浸在美妙的佛国世界中。一方方印章精心完成，白文印的朴茂浑厚，力图表达石窟的厚重沧桑；朱文印的舒展自如，希望呼应飞天的舒畅舞姿……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遇，想与云冈石窟的气质靠拢，无奈所学不精，只好尽我所能，刻出对云冈壮景的一点理解，表达对古都的一份情怀。

油 灯

郭宏旺

学生有时会来我办公室，拎一个小小的台灯，说打扰老师了，想充个电，宿舍熄灯后看书用。小灯干净漂亮携带方便，很实用。

我有时候写点东西会熬夜，太晚怕影响家人，打开台灯就好。光线柔和，一片安静。有时忽然莫名想起油灯，如今再不用点油灯了，油灯早已离我们远去，只剩回忆。

我们村子通电的确切时间我真记不清楚了，不过我能记事时屋里就挂了电灯。很简单，一根暗红色布纹灯线，一个拉盒儿，灯线上垂一个白炽灯泡，上头老挂着不少油烟灰尘。大人们老说15瓦灯泡就挺亮了，可我不这样认为，不过终究比油灯亮千百倍。那时候虽然通了电，但三天两头停电，一停电就得点煤油灯，电灯油灯对比简直两重天，所以停电的时候分外烦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的家庭主妇除下地参加集体劳动外，还有一个挺费人的活儿——纳大底子。那时候全家人穿鞋很少买，全靠自己做，纳底子是做鞋底子。白天没空儿就得熬夜，为省电，关了电灯在油灯下纳，旧衣旧布打衬子，包白洋布，用细麻绳子、针锥子一针一针纳，穿针，拉线，相同的动作不断重复，纳得额头冒汗，纳得眼花手麻。母亲也纳过几十年鞋底子，如今不纳了也纳不动了，却老念叨年轻时在油灯下纳大底子。父亲做过村里的会计，点油灯熬夜做账也是常事。父亲一辈子抽水烟，一根羊腿烟枪，一盏油灯，下头是一个木头灯竖子托着那盏灯。父亲走了，啥烟也抽不了了，那油灯和灯竖子我收在一个旧木箱里。

当年我们村小学办得好，校舍好学风浓，是县里的样板学校。学校的两间教室和一间办公室都通了电，装的不是白炽灯，是日光灯，我们叫“灯管儿”。灯管儿架子上头有个镇流器，旁边还有个启辉器。那年代，一个小

村子学校装了日光灯，本村人外村人都羡慕得很，毕竟有些村子的学校桌椅板凳也不全，某个犄角子还露着天呢。一早一晚或者阴天，我们在日光灯下读书写字，真幸福。所以孩子们老盼着天阴，天阴就能开日光灯，平时老师不让随便开。我们最怕停电，一停电就得点油灯。

人人都备一个小油灯，平时摆在教室窗台上，停电就点起来。我们的油灯形状各式各样，不过最多的是用墨水瓶。一个旧墨水瓶盛煤油，瓶盖子上烙个孔，嵌一根铁皮灯芯管儿，芯儿里穿一根棉线捻子，盖好盖子点亮就好。油灯烟气大，一节课下来，孩子们鼻孔眼窝都被熏得黑黑的，像熊猫。

年级高了后，课外作业多了起来，晚上我常一个人在耳房写作业，耳房没电灯，点油灯学习。风大的时候，油灯火苗闪烁不定，看字儿有点费劲。冬天冷，就围上父亲的那件白毡子大皮袄，困了蜷在皮袄里眯一会儿。后来父亲弄回一盏马灯，有框子有玻璃罩子，火苗可以调大小，方便多了，不过这家伙明显很吃油。

读高中，学校下了最后一个晚自习将近十点，但想及高考，不能回宿舍找舒坦，必须继续用功。教室准时断电，我们点灯学习。一些同学开始用白蜡烛，不过用油灯的还不少，蜡烛比油灯好，烟气小，又亮，还干净。

记忆中最简陋的油灯，是浅浅的灯盏里加一点麻油，盏边放一根油捻子，这种油灯我没有用过。父亲母亲和他们的父亲母亲肯定是用过的。

年过半百，岁月如风。我们时常忆起或写下这些旧事，缘由其实很多。怀念亲人，怀念童年，怀念那一片物是人非的故园，感慨自己的中年和迈步走向的老年，并以从容不迫的姿态向那些清苦的却不乏温度的，令人满足足人回味的过往致敬。

满江红·旭日初升

汪少雄

旭日初升，祥光瑞，遥遥送福。泽九州，秀山吉水，贵门贤户。东域云端腾紫气，西川火凤飞天舞。展书画、万里山河壮，神州路。

百年党，新建树。中国梦，约三五。振乡村擘画，巨幅蓝图。砥砺前行冲上进，笃行不怠千帆渡。取青春、乾坤写华章，星罗布。

仲夏偶题

溪山清远

白龙苍狗乱云霞，
长袖迎风醉落花。

隐隐青山溪树碧，
鸟声茶酒袅农家。

面对一株黄花

左世海

瘦是瘦了些
纤细的茎秆
不忘为枝头的花瓣
挺起笔直的腰杆

每一个绽放的向往
比向日葵的倾诉还金黄
比暑天的阳光还热烈

叶脉在根部尽情舒展
苍翠的绿
让人想起春天的本色

叫黄花也好
称萱草也罢
面对一种生命
你总会在忘忧中
体会到
生命的茁壮

日记本里的旧时光

浣月楼主人

买了一叠美丽的信纸，抄写了几首自己喜爱的诗。在愉悦的心情中，突然想起年少时的旧日记，于是翻箱倒柜找了出来，灯下夜读，一字一句是那么陌生又熟悉。

青春在泛黄的纸页里鲜活如昨，那些憧憬与渴望昭然若揭，我想起躲闪的眼神和青涩的情思，又惶恐又无处安放。那些无眠的长夜里的喟叹，都一笔一笔写下。秘密化成蝴蝶从胸中翩然飞出，又在日记本里轻舞翩跹。当年加了锁的秘密，如今连回忆都不太清晰了，然而那些看似漫不经心的书写，当年都曾经在心里泛起过涟漪。透过纸页上有些晕染的字迹，还能捕捉到当时的心路轨迹。或许已经记不起是什么样的场景下完成的那些书写，但还能触摸到那些时光里曾经的快乐或忧郁。

光阴飞逝，有些疼痛依然如昨。那些迷茫的日子，日记是最好的朋友，倾听着我的心声，也尘封了那一岁岁月。字体潦草时，必然是心情很糟糕；字体流畅时，想来那天很快乐；字体规矩时，可能是正在严肃地思考；字体改变时，大约是将学习了新的东西……当年不经意间所有的情绪都倾注于笔端，今天却成了回忆的出口——那些翻山越岭再也无法回去的往昔就这么抵达了。

多年来我懒于回忆旧事，只觉得

读书人所不能领悟也！

及至中年过后，无论是所处的社会环境还是越来越好的生活条件，纳凉也有了更为多样化的选择。且不说山中避暑、水边度假、林下吸氧，单单那温度可以随意设置的空调，就将室内与室外隔成了迥然有别的两个世界：一个热浪灼人，一个别有洞天。其实在这两个世界之间，还另有一番天地，这就是古人所崇尚的“心静自然凉”。白居易的《消暑诗》便是最好的佐证：“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此时身自保，难更与人同。”不错，心静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智慧。《大学》亦曰：“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说，静是安定、思虑和有所得的基础。所以，阅透了红尘，经历了沧桑，拒绝了喧嚣，精神上的“纳凉”才是人生 的大美呀。

纳清风之凉，可以爽肌肤；纳书香之凉，可以长见识；纳精神之凉，可以涤烦忧。无论是哪一种方式，皆得纳凉之妙，何须“人人避暑走如狂”！

纳凉之美

钱续坤

来说，则乐意守一盏台灯，轻啜一口香茗，到书中去寻一份清凉，陪墨客去纳一份清凉。记得刚刚大学毕业的那几年，我被分配在远离故乡千里之外的一座城市工作，白天忙忙碌碌倒也过得比较充实，无暇顾及其余，可是夏夜漫长，加上蜗居的宿舍又在西晒的位置，待在室内犹如处于闷罐之中，片刻工夫便会汗流浹背，用现在时髦的话说，简直就是“桑拿浴”。不过，我时刻牢记古人“读书遣长夏，乐而忘暑热”的谆谆教诲，或畅游书海，那字里行间似有小南风悠悠吹来；或奋笔疾书，那点横撇捺里犹有清泉汩汩涌出，一颗原本浮躁的心，也开始渐渐舒展平和下来。抬头望窗，月光皎洁；侧耳细听，蛙鸣起伏。汗珠早已滚落地下，酷热已经不见踪影，这份宁静与淡泊，这份优雅与闲情，非

会呢！再来一盆井水备用，将清洗过的瓜果浸入其中，随手拿起食用，入口后顿觉味蕾全被打开，要多开胃就有多开胃，要多熨帖就有多熨帖。在蒲扇的轻摇中看漫天繁星，在精彩纷呈的故事中神游万里，不觉暑热已消，夜色已深……

走出乡村、走上社会的我们，对纳凉品质的追求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不同。有人推崇李太白的旷达潇洒：“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夏日山中》）有人喜欢梅尧臣的寺院寻幽：“高树秋声早，长廊暑气微。不须何朔饮，煮茗自忘归。”（《中伏日陪二通判妙觉寺避暑》）有人仿效孟浩然的亭榭闲适：“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夏日南亭怀辛大》）……而于我



青山绿水

李海波摄